

交通肇事逃逸事故责任的认定

谢波 何正腾

(监利市人民检察院,湖北 监利 433000)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将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因逃逸推定负事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适用到刑事诉讼中的情形,这种处理方式混淆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责任和交通肇事逃逸的刑事责任。在刑事诉讼中适用没有明文规定的推定责任,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和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交通肇事逃逸事故责任应当严格依据事实、证据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认定。

关键词:交通肇事逃逸;责任;推定

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0)06-0075-05

一、案例的提出

案例1:2019年6月8日5时30分许,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无证驾驶擅自加装棚架且制动系统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无号牌三轮摩托车,行驶至J县R镇某十字路口时,遇被害人徐某某无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闯红灯经过该路口,二车在十字路口东南侧路面发生碰撞,徐某某倒地受伤。事故发生后,陈某某驾车逃离现场。经J市长江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徐某某全身多处受伤,其头部及胸部的损伤已构成1个重伤二级、1个轻伤一级和1个轻伤二级。J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为,陈某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戴安全头盔,驾驶加装车棚且制动系统不符合安全技术条件的无号牌三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发生交通事故后逃离现场,是造成此事故的原因;徐某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戴安全头盔,驾驶已注销号牌的二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在经过交叉路口时,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据此认定,陈某某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徐某某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

案例2:2018年12月17日2时40分许,张某某驾驶重型自卸货车行驶至351国道J县路段时,因车辆发生故障,张某某将车辆双闪打开,停于行车道内,但未按规定在来车方向设置警示标志。3时

许,犯罪嫌疑人段某某无证驾驶重型仓栅式半挂车行至该路段时,见张某某的车辆停在行车道内,遂刹车减速准备绕行,此时,被害人陈某某驾驶重型仓栅式货车亦行至该处,追尾撞上段某某所驾车辆。事故发生后,段某某驾车驶离现场。3时20分许,张某某得知车后发生交通事故,遂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后经消防破拆救援和医生检查,陈某某已死亡。J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段某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张某某、陈某某负事故次要责任。

上述两个案例的被害人都存在重大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情形,案例1中被害人徐某某闯红灯,案例2中被害人陈某某车辆未与前方车辆保持一定的车距,无论是依据因果关系条件说,抑或是相当因果关系说,都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最直接因果关系,应当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无驾驶资格证、三轮摩托车无号牌且制动系统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犯罪嫌疑人段某某无驾驶资格证等行为,均不必然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但是,两名犯罪嫌疑人均存在发生事故后离开现场的情形。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

收稿日期:2020-05-10

基金项目: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构建新型检律关系研究”(HJ2020B09)

第一作者简介:谢波(1970-),男,湖北荆州人,四级高级检察官,主要从事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一条规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承担全部责任:(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逃逸的;(二)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为逃避法律责任追究,当事人弃车逃逸以及潜逃藏匿的,如有证据证明其他当事人也有过错,可以适当减轻责任,但同时有证据证明逃逸当事人有第一款第(二)项情形的,不予减轻。”公安机关正是基于以上规定,直接推定前述案例中两名犯罪嫌疑人承担主要责任。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和段某某都达到了追究交通肇事罪刑事责任人标准。

二、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责任与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责任与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并不能划等号,二者至少存在以下三种关系。

第一,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责任与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基本一致。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分道通行。”如果机动车在人行道上将行人撞倒致死,机动车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上承担全部责任,同样也要承担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

第二,承担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责任,但不可能承担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使用安全带。”显然,未使用安全带,不可能触犯交通肇事罪。

第三,承担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责任,同时可能承担刑事责任。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显然,无证驾驶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但是,无证驾驶究竟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取决于违法行为是否是发生结果的原因。如果没有有效资格证件,但是具有熟练的驾驶技术,事故的结果系被害人或者第三人的过错引发,则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正是基于此,张明楷教授认为,“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责任并没有考虑刑事责任的根据与条件,不能仅以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为根据,而应当以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为根据,认定行为人是否承担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1]。

二者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与刑法追求的价值理念不一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条规定,其制定目的在于“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

防和减少交通事故,提高通行效率”,由此可知,认定交通事故行政责任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道路交通的秩序,提高通行效率,同时通过划清责任解决民事赔偿问题。效率往往是行政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而刑法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通过对交通肇事罪的惩罚以预防类似行为的发生,从而维护道路交通领域的公共安全。由于刑法往往规定了最严厉的惩罚措施,譬如,剥夺财产、自由甚至生命,因此,刑法最重要的价值理念在于公平、正义,在于保证有罪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保证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依“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对于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应当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对于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所以,在发生逃逸致使事故责任不能查清的时候,刑事诉讼中的处理方式是“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不能因事故责任不能查清,就将责任不能查清的不利后果归结于逃逸者。

三、交通肇事逃逸不符合推定适用条件

(一)推定的基本理论

“认定案件事实需要根据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未经司法证明,任何事实都不能被认定为真实的”^{[2](P264)},这是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但是这个原则也存在例外情形,一些事实不需要提出证据或通过司法证明就可以得到认定,例如,为一般人共同知晓的常识性事实,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并且未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事实,法律、法规的内容以及适用等属于审判人员履行职务所应当知晓的事实,在法庭审理中不存在异议的程序事实,自然规律或者定律,等等。这种认定事实的方法被称为“替代司法证明的方法”,推定即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替代司法证明的方法,指“基于法律规定或者由司法机关按照经验法则,从已知的前提事实推断结果事实,并允许当事人举证推翻的一种证明规则”^[3]。

由于推定规则在证明责任上的特殊性和推定结论上的盖然性,其适用条件非常特殊。第一,非借助推定不能解决司法困境或者不能直接证明推定事实的存否。例如,在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同时死亡时,法律按照辈分或者年龄顺序推定死亡次序。第二,前提事实已经得到证明。推定成立的前提是基础事实得到证明,即便是那些适用推定规范的犯罪案件,公诉机关承担证明前提事实的责任,这是不存在例外的。第三,前提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有必然的联

系。根据经验法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前提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联系。第四,当事人可以反驳。在推定中,如果当事人提出了相反事实成立的依据,则推定事实就将被推翻。

严格的适用条件使推定在多数国家和地区运用于民事诉讼中较多,运用于刑事诉讼中较少。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推定犯罪仅有一条,即第三百九十五条,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前提事实是“行为人的财产与其合法收入之间存在巨大差额,并且行为人无法说明财产的来源”,推定事实则是“差额部分属于非法所得”。只要证明了前提事实,推定事实就不需要通过证据进行证明,而是可以直接认定。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部分犯罪的主观方面的明知要素、犯罪目的要素进行了推定的规定,如《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走私、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主观故意中“明知”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关于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规定,等等。

在刑事诉讼中,推定作为一种“替代司法证明的方法”,推定的适用“意味着司法证明过程的中断,意味着推定事实并不是从基础事实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而是出现一种逻辑推理环节的跳跃”^{[2](P285)},根据推定的方式来认定案件事实,并不像司法证明那样可以达到内心确信无疑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推定的适用有可能会带来事实认定的错误,甚至造成一定的冤假错案。因此,在刑事诉讼中适用推定还必须符合以下要求:其一,适用推定必须要有严格的法律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推定适用于刑事领域,必须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否则,就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其二,适用推定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推定的结论作为一种证据在刑事领域中运用,必须具有关联性,能够综合全案从前提条件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结论,并且结论具有唯一性,否则,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其三,尽量减少事实推定的适用。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并非不借助推定就无法查清,只有在穷尽手段依旧无法查清事实的情况下,才能在法律的规定下严格适用推定来认定事实。

(二)交通肇事逃逸不符合推定适用条件的原因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基于推定认定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责任,但是,在刑事领

域中,交通肇事逃逸适用推定主要或者全部责任,并不符合上述推定的规则。

其一,交通肇事逃逸适用推定责任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刑事领域的推定需要法律明文规定,如前面提到的刑罚明文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或者司法解释中关于主观方面明知要素、犯罪目的要素的推定,均有法律或者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尽管《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了交通事故逃逸人负事故全部责任,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属于行政法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属于部门规章,其位阶和效力是低于法律的,逃逸的推定责任在刑事诉讼等领域并没有任何规范性文件规定,也没有任何法律授权在刑事诉讼中可以直接采纳依据相关行政法规推定事故责任。因此,因交通事故人逃逸而直接推定其负事故主要或全部责任,并依此来认定其交通肇事罪成立,是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

其二,交通事故中事故责任并非不借助推定就不能认定。交通肇事罪是多发性过失犯罪,逃逸案件占比较小,而且往往都能迅速破获。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通过监控视频、行车记录仪视频、目击证人证言、痕迹检测、DNA鉴定等途径和方式,在绝大部分案件中均能够及时侦破案件,还原案件事发经过,能够清楚地根据案件事实认定事故责任,没有必要适用推定。交通事故中的事故形态、责任并非是类型化的,非借助推定无法认定。

其三,逃逸事实与推定责任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在推定规则中,证明了前提事实成立,根据经验法则或逻辑法则,推定事实即告成立。二者之间,在认知、经验甚至逻辑上有必然的联系。譬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规定,“体内或者贴身隐蔽处藏匿毒品的”,推定行为人明知是毒品,显然该规定符合一般人的认知,具有合理性。而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如果有一方离开了现场,未必能推定这个事故是他造成的,并且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或者全部责任,二者之间并不具有认知、经验甚至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如前文提到的两个案例,都清楚明白地证实了逃逸行为与事故责任之间并无关系,事故的因果关系并未因逃逸这个因素的介入而中断,在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的情况下,武断地根据逃逸而推定责任,显然并不妥当。

四、交通肇事逃逸适用推定责任造成的司法实践困境

(一)交通肇事逃逸适用推定责任违反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

没有过失则不构成犯罪。按照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故意和过失是认定犯罪的主观方面的内容,主观方面缺失,必然影响犯罪的构成。按照二阶层或者三阶层理论,“故意和过失属于责任要素,无责任即无犯罪”^[4]。交通肇事罪显然是过失犯罪,主观方面应当是过失。在前文的两个案例中,抛开责任大小,仅就行为是否具有过失而言,案例1中被害人闯红灯必然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而犯罪嫌疑人陈某某观察不周,也可能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但案例2中犯罪嫌疑人段某某正常行驶,没有违法行为,其所驾车辆被追尾,犯罪嫌疑人不可能预料到自己的正常行驶会造成事故,此时既不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也不存在过于自信的过失。在不存在过失的情况下,其行为显然是不构成犯罪的。

没有实行行为则不存在犯罪。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即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实行行为在前,发生的重大事故结果在后,实行行为与重大事故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对结果应当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此时构成交通肇事犯罪。而在案例2中,犯罪嫌疑人逃逸之前,伤亡结果就已经产生,逃逸行为不可能成为伤亡结果的原因。伤亡结果后的逃逸行为不是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犯罪是行为,没有行为就没有犯罪。”^{[5](P140)}在没有实行行为,仅具有离开现场行为的情况下,显然也不存在犯罪。

(二)交通肇事逃逸适用推定责任违反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基本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指“法院在判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应假定其无罪或者推定其无罪”^[6]。当证据有疑问时,应将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也即,如果在刑事诉讼中遇到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依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判决。而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推定责任,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逃逸导致事情真相无法查清,从而推定由逃逸行为人承担事故的主要或者全部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有责推定结论,显然不能成为刑法上认定犯罪的根

据。查清案件事实是公诉机关的法定职责,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刑事诉讼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即“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7]查清楚事实真相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职责,“因为逃逸导致案情无法查清,从而推定逃逸行为人负主要或者全部责任”与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案情无法查清”则说明案件事实、证据尚未达到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标准,不应当强行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将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有责推定演变为刑法上的有罪认定,这一做法明显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上的无罪推定原则。

(三)交通肇事逃逸适用推定责任造成罪责刑不相适应

在部分存在逃逸的场合,对事故认定不分案件具体情形,简单粗暴地适用推定责任,如前文案例中所述,可能造成对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人启动刑事追诉程序,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责任的追究;而在特定情形下,也会出现因为适用推定责任,导致放纵犯罪的情况。譬如,犯罪嫌疑人具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并且因为发生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犯罪嫌疑人本应承担全部责任,肇事后还有逃逸行为,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其法定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公安机关在事故认定书中直接适用“因具有逃逸情节,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的推定责任,则在起诉或者法庭审理时,检察官或者法官将考虑是否因重复评价逃逸情节而推翻公安机关的事故认定。

如果推翻事故认定,要求公安机关根据除逃逸外的其他情形,重新认定事故责任,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似乎缺乏法律依据。因为该事故认定书并非属于鉴定意见,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不能要求进行重新鉴定,而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或者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往往也超过了当事人申请复议、复核的期限。公安机关如果不同意重新作出事故责任认定,检察机关或者审判机关也没有有效的措施改变这一认定。

如果不推翻事故认定,依据逃逸认定犯罪嫌疑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又依据逃逸升格法定刑,则明显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直接适用逃逸推定责任,不仅有可能导致原本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也可能导致原本应当从重处罚的人不得不降格处罚,从而导致无法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五、交通肇事逃逸事故责任的认定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认定事故责任的参考依据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交通法律法规作出的,其内容主要是确认事故当事人有无违法行为、各事故当事人应承担的事故责任。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准确地判断各行为人的具体行为对事故的发生所起的作用并确定责任,有赖于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员。目前,在实践中对交通肇事罪的责任认定,主要依据的是公安机关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第一判断标准,这是需要由交通管理部门进行认定的内容。一个交通事故案件中通常存在多个责任人,公安机关需要明确各行为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及责任份额。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主要作用是划分清楚事故责任,为后续的行政、司法活动提供依据或专业参考。在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由此成为交通肇事罪案件中的主要证据。^[8]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应当尊重公安机关依法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并将其作为认定涉案人员是否构成犯罪的参考依据。

(二)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应自行审查认定事故责任

公安机关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交通事故中当事各方的责任,该责任的划分能够迅速处理事故纠纷,恢复交通运行,划分民事赔偿责任。该责任划分往往也具有客观性、科学性,然而,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因素影响公安机关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客观性。因此,不能将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当作不可撼动的铁则,而应当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一份证据进行审查。结合在案的物证、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被害人的陈述、视听资料和痕迹鉴定等证据,认定事故发生形

态,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违法行为与事故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刑事诉讼的原则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划分事故责任是否恰当。如审查认定的事实、事故责任与交通事故认定书一致,则可径行作出起诉或者判决的决定;如出现依据推定错误划分责任的情形,应当否认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客观性,由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自行认定事故责任,确认罪与非罪。

六、结语

道路交通安全法上适用推定责任具有提高效率的优势,但是推定责任的基础是建立在效率优于公正之上的,而“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是司法活动的最高价值追求”^[9]。如前文所述,推定责任不符合刑事法律中对适用推定的严格要求,推定责任也不符合犯罪构成基本理论,违背了无罪推定和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适用推定责任还会造成司法实践困境。因此,交通肇事逃逸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不能直接适用逃逸推定主要或全部责任,交通肇事逃逸的事故责任应当由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严格依据事实、证据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认定。

参考文献:

- [1]张明楷.交通肇事的刑事责任认定[J].人民检察,2008(2).
- [2]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3]郑岳龙.推定规则在审理毒品犯罪中的适用[J].人民司法,2005(7).
- [4]陈兴良.从刑事责任理论到责任主义——一个学术史的考察[J].清华法学,2009(2).
- [5]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 [6]文正邦.无罪推定的法哲学思考[J].法商研究,2000(2).
- [7]陈光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几个问题[N].人民法院报,2015-01-21(5).
- [8]赵俊,宋晋民.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的影响[J].人民检察,2016(8).
- [9]冯颜利.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N].人民日报,2014-12-30(7).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